



河南美术出版社
许必华 著

遨游 瞬间世界



——一个摄影记者的札记
AÓYÓUSHUNJIANSHIJIE
AÓYÓUSHUNJIANSHIJIE



目 录

卷首之言	(1)
科学的启蒙	(3)
“硬扣”，摄影实践的第一课	(6)
失败的处女作是见物不见人	(9)
学“摆”，歪路的开始	(12)
醋酸放多了，物极必反	(16)
黑白照片可以变黄	(18)
在前线冲胶卷	(20)
给黑人拍照的角度和采光	(22)
阿连德说：“你的相机该换了”！	(24)
隔着玻璃能照相吗？	(27)
从空中拍摄森林	(30)
云海，不易讨好的主题	(32)
什么是墨西哥城的特点？	(35)
摄影记者头脑里的辩证法：全局与局部	(38)
高山草原和湖泊的摄影	(41)
在智利采访的遭遇	(43)
直升飞机与游行者	(45)
在富饶的海岸上	(48)

历史的瞬间——中美关系解冻了	(51)
尼克松用一根绳子定格	(61)
温哥华,你的特点是什么?	(66)
委内瑞拉石油国有化典礼拍摄记	(68)
萨尔瓦多内战战场巡礼	(73)
来自哥斯达黎加的恐吓电话	(79)
桑地诺精神	(85)
六千年前的脚印:对角线的表现	(88)
在世界第一铜矿里	(91)
在厄瓜多尔,脚踏着两个半球	(93)
印度的狗熊和蛇	(96)
泰国的原野	(98)
鸟瞰印度恒河	(101)
运动会上的图片编辑	(104)
500厘米长镜正好用	(108)
莫高窟前景的反思	(111)
蒙古包里的灯光	(113)
酥油茶香	
——在麦克马红线旁的村子里	(116)
在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前线生活一瞥	(119)
鄱阳湖的气势	(125)
在地球的另一面拍斗牛	(127)
关于一组新闻照片的拍与编	(130)
铁塔,巴黎的标志	(132)
观察和思索	
——在莫斯科红场上	(135)

布拉格之晨·····	(139)
节日,天安门城楼上的记者们·····	(141)
幸福的回忆:1956年的大合影·····	(143)
速度、动作、光线!——田径场上的瞬间·····	(146)
在巴拿马拍孔岛·····	(149)
养成职业敏感,看到就照·····	(152)
白求恩的小木屋·····	(154)
视野的落差·····	(157)
打破常规,做时代的忠实记录者·····	(160)
摄影的创新意识·····	(164)
逆光,可以给人们更多·····	(166)
慢速度与快动作·····	(169)
牙买加遗憾之联想·····	(171)
用三只眼睛看香港·····	(173)
食品文化,易忽略的主题·····	(175)
闪光灯,闪去了情和景·····	(177)
彩色乎?黑白乎?两者兼用,黑白为主·····	(182)
几幅传神之作的评说·····	(185)
镜头前应加上“辩证”滤色片·····	(188)
摄影记者的文化功底·····	(191)
新闻照片要绝对真实·····	(193)
外国报纸版面上的照片·····	(196)
看、问、照	
——摄影记者如此采访么?·····	(200)
香蕉园里的日日夜夜·····	(203)
哥斯达黎加的一绝——咖啡花环·····	(207)

外国人要看什么样的中国照片?	(211)
“金气”弥漫的城市——金边	(215)
我眼里的洋记者	(218)
《中国》画册与廖公	(221)
静物不静	
——纪念碑的摄影	(224)
方寸之间的广阔世界	(227)
图与文的关系种种	(230)
对拍夜景的探讨	(233)
在高温之下冲胶卷	(235)
拿起笔来留下摄影者的足迹	(237)
既照且写,两把刷子一齐刷	(240)
摄影记者学点外文 开放社会之必要	(243)
新闻摄影首先是新闻	(246)
摄影报道中的几点哲学现象	(248)
摄影记者要懂点历史	(252)
奔波,是职业美	(256)
历史的审判	
——审判“四人帮”摄影报道侧记	(259)
扭曲的画面	(263)
摄影记者该是个杂家	(267)
在哥斯达黎加拍山景失败了	(270)
对未来摄影的遐想	(273)

卷首之言

诚如书名所题示的，这里写的点点滴滴，空间的跨度极大，从国内到国外，从北京的紫禁城到河内的还剑湖，到金边，到德里，到欧洲、美洲，直到南美的安第斯山麓；时间的跨度极长，从五星红旗刚刚升起，到封闭的国门大开，近四十年呐，我的镜头扫描所及之处，是那么广阔！

这个跨度，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却又是人生中漫长的一段岁月！

我喜欢记者这个职业，更喜欢摄影记者这个职业，他凭着三只眼睛观察社会，追踪时代，纪录人生。

历史是一条曲线。亿万人形成的合力之中，无数的力在撞击着，撕打着，有的要前进，有的要暂停，然而，总趋势毕竟是在向前，尽管在它们背后留下那么多方向不定的弧线。我作为这些力的一个因子，时而处于这曲线的弦口，时而处于它的弓背，有时距生活稍远，有时又滚打在漩涡之中。

恩格斯关于世界发展的哲学论述，永远是真理。作为一名摄影工作者，我意识到，在历史的曲线中，新闻摄影应该有它的地位，它不是可有可无的。人类文明的伟大事业前进了，1839年公布的摄影术，也前进了！

用现代眼光观察现代，用现代语言述说现代，都是合理的、易于理解的，用它们回顾、叙述过去的事物，即使都是些历史留下的斑痕，又似乎不尽协调，甚至觉得过于细小、简单。然而，却又不得不如此，没有过去，就没有现在、没有未来，写下过去和现在，也正是为了未来。马克思不是说过嘛，任何新事物中，都带有旧的痕迹啊！

——写于山东烟台养马岛

科学的启蒙

以紫禁城为中轴的北京，是我进入摄影行列的起点。——不久前在头脑中出现的一个朦胧的悬念，1952年秋奇迹般地成了现实。

此时，我奉命从新建不久的新华社淮河分社来到北京，走进新华社新闻摄影训练班。啊！全是18—19岁的小伙子，来自华东、中南、西南、西北、东北、华北，有新华社系统的、有各家报纸的，汇聚在几间小小的教室里，听新闻摄影课，探索摄影的奥秘。这是新中国第一个摄影训练班，各方重视，各方支援，各方期待，我们戏称它是“黄埔第一期”，是新中国新闻摄影的“启蒙班”。

20几个年轻人挤住在和平门外大街上一家名叫“新华客栈”的小旅馆里，每天早晨步行入城，到天安门西南方向小胡同“旗守卫”的小院里，听课、实习。从形式上看，它很不起眼，但教授的水平却是一流的。原北京师范大学光学教授张印泉先生为我们讲光学原理、照相机原理；另一位专家魏南昌讲胶片结构、冲洗药粉的化学成份，他对于银粒在胶片中的作用讲得特别通俗，他还讲构图、照片趣味点、均衡，等等。印泉先生当时已年过半百，常常不顾体弱多病，带我们到天安门、中山公园拍照，告诉我们如何取景、如何使用滤色镜，边走边讲；魏先生则习惯于架起三

脚架，让我们轮流到取景器上看看，冲洗、放大也都是他亲手教的，特别是把照过了的胶片如何摆到显影罐里，神秘极了。

张、魏二位专家，是当时中国摄影界的权威。他们的课叫我们入迷，在光学、化学、物理等等科学知识面前，我们如饥似渴地学着，在那个年代，不仅对于我们，就是对于整个社会，摄影依旧是生疏的。教授们带我们到街头实习，就曾多次遇到麻烦。记得是一个下午，我们一群人去天安门，掏出五花八门的照相机，还没有开始照呢，几个解放军战士立刻围了上来。要我们打开照相机，把胶卷曝光，说“天安门是保密的”。我们据理力争，一定要照。我们同学中有一位是北京市政府新闻处的，站在队前和战士讲理，说市政府没有这个规定。但还是不行，一位班长模样的战士把我们带到门楼下的小房——他们警卫天安门的驻处，“做工作”、“讲道理”。最后还是我们失败了，一张照片也没照上，心里极多懊悔，天安门在我们心里，极为神圣，一心想把它照好，哪里敢不“保密”？——几十年之后想想这件事，我却得出另一个结论：封闭了那么久的中国，对于科学虽说不是洪水猛兽，总有几分愚昧吧！

不过，当时给我们讲课的老师们，毕竟是专家，或者是从解放区入城不久的老摄影记者。给我们授课的，还有石少华、郑景康、陈正青、齐观山、袁苓，他们讲的着重点是：新闻摄影的实践、摄影记者的修养、新闻摄影必须真实……等等。陈正青是我们训练班的负责人，他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毕业生，在《东北画报》当过摄影记者，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照片，就是他拍的；我们训练班的辅导员邹健东，是当年新四军军部的摄影记者，是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占领南京国民党总统府的照片摄影者。我崇拜他们的作品，赞赏他们的摄

影知识。他们都是30年代就从事摄影工作的，他们运用摄影为建立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我们是后来者，可我们所接触到的摄影知识比之于他们，又前进一大步了。

半年的训练班生活一结束，我们就迫不及待地投入到实践中去了。摄影，是一门自然科学；现场，又是一门研究社会的科学，在实践中把它们结合起来，就是我们这第一批“黄埔生”所面临的新课题。然而，我们却充满信心！

我从北京到了上海，那是在1953年春。

“硬扣”，摄影实践的第一课

在“黄埔”时，魏南昌老师教给我们三个“小知识”：

——目测。当时记者们用的照相机，有些只有刻度盘，没有精确的测距器。摄影者通常是凭经验目测，估计出照相机至被摄物之间的距离尺码，然后把估计数对准刻度。只要目测得准确，照出的相片就是清楚的。魏老师天天提醒，我们天天练。六个月过后训练班结业时，我们都练得八九不离十了，拍的照片很少是不清楚的了。这在当时，算是“基本功”呢！

——“取景”。即是随时随地用两手的中指和十指搭成“取景器”，对眼前的景物作构图上的观察和研究，如觉得有意思，即可打开相机，从真正的取景框里再作观察。这种办法，对于特殊眼光——即三只眼睛观察世界，是极有用的，它的职业特点鲜明极了！

——慢拍。就是常常端起照相机，屏住呼吸，作慢速度的拍摄练习。魏先生要求我们尽可能在1/1秒——1/5秒之间试验，拍出的照片应该是清晰的。这是因为，当时的胶片速度很低，大部分是17Din，再加上闪光条件不好，必需具有慢拍的本领，才能克服。

自那以后的几十年中，这三个小知识和我的摄影采访的实践

里可派上了大用场，其中，尤以慢拍为最。因为尽管闪光灯越来越精制、灵巧，但闪光灯的效果总是不如自然光好，特别是到近十几年，我是宁可慢拍，也不用闪光。再者是，越来越多的高速度胶片，如闪光不当，很容易造成银粒变粗的现象。慢拍，即“硬扣”，基本上可解决问题，可以拍好照片，不管是黑白片，还是彩色片。可以收到自然、有层次的效果。不过，随着胶片速度的提高，慢拍的成功率是越来越高了。

50年代，我有过慢拍成功的例子：

一次是1953年。这年春，我国进行第一次普选。当时我在上海，整天忙这方面的采访，但摄影条件很不好：能够大量用的业余牌闪光灯泡又有不少瞎火。

我在《镁粉和闪光灯的笑话》已列举过。从实践中我悟出两个办法：

一是“借光”。“借光”又有两种，一借新闻记录电影摄影师的灯光，它照射面积集中、柔和；二借别的摄影记者的闪光。比如同我采访的解放日报记者手中的锡纸泡有时燃烧稍好，我即和他们并排站着，请他们捺快门时喊一二三，三字一出口我即捺下快门，有时竟然能同步碰上一两张好的。

二就是“硬扣”，即慢拍。有一次到一家印刷厂拍摄工人学习普选文件，车间小、光线弱，用测光表测了测，17Din的矮克发胶片，只能用F2，1秒。可是，把学文件的人全拍出来，平射的角度不行，还得爬高。这时，我想起了魏老师教的慢拍法。我找了个小梯子，靠着墙站到顶上一看，开会的人尽在视角之内，我暗暗高兴。于是，读报开始，工人们说起话来，我按测光表上的指数调好来卡3F相机的光圈和速度，把后背紧紧贴住墙，举起相机屏住气，对着这小小的会场轻轻捺下快门，只听它“嚓——嚓”，

拖着长长的尾音，一张照完，我才做一次深呼吸。可是我不太放心，又一连照了几张。晚上冲出一看，几乎每张都是清晰的，层次挺分明，成功了！

这时我才懂得，慢拍，确实应该列为摄影记者的基本功。我想，要不是在“黄埔”里练了那一段时间，遇到上的这情况可真不知咋办？！

从1953年到现在，时间过去了近40年，照相机、闪光灯、胶片的水平又前进了一大截，那么，慢拍还有用吗？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放在我们面前的现实是，彩色摄影越来越普及了，不论是老百姓，还是专业摄影家，都爱拍带彩的，因为它能够更真实地反映出现实世界。但是，另一个现实是，用闪光拍的彩色片，彩色的真实程度受到损失，特别是在感光准确欠差的时候。因此，只要拍摄环境允许，还是慢拍好，以保持照片的层次、色调。

我不爱用闪光灯，也从不带它，即使是在室内，我有时也用200cm长镜头拍特写。实践证明，只要有“硬扣”的基本功，就可做到。1986年6月在深圳的蛇口参观一家电子工厂时，测光表显示，对面的女工脸部的光线应换算为F2，1/4秒，尽管长镜头容易动，我还是坚持用1/4秒拍下，连拍两张，全是清晰的。

“硬扣”会不会过时？我想大概不会。景物总会有明有暗，要想保持世界的真实色彩、特别是阴暗部分的层次，还是“硬扣”好——慢拍好！

失败的处女作是见物不见人！

说来叫人发笑。我有生以来拍的第一张新闻照片是一堆化肥，不是人！

事情是这样：1953年春耕时节，我开始第一次执行摄影采访任务，到松江县（原属江苏省，后划归上海市）拍摄全国著名的水稻专家陈永康领导的互助组。此时正值育秧，春田里泥泥水水，生机盎然，村上的供销社为支援春耕，从城里运来了一批化肥。

我琢磨，农村用化肥是新闻，应该抓住。但怎么拍呢？我想不出办法来。到供销社跑了几趟，也没拍成。最后，来了个简单的：在供销社仓库里拍了一堆化肥。

这种“新闻照片”，理所当然地不会上报。显然，这样拍是不行的，至于为什么不能这么拍，没有人给我说，只是自己悟。照片被编辑部退回、扔进字纸篓之前，我反复看了四、五次，总想找出个原因。

其实，在第一次采访中的失败不是立即就悟出道理的。也许，拍点别的能“讨好”！

这件事，长久地留在我的印象之中，它使我回味，一个刚刚起步的摄影记者，应该怎样面对复杂的社会、复杂的人生呢？几十年过去了，我试着对那张白卷作点答案：

第一位的是什么？是人。人类创造世界，没有人，世界就不能前进，任何事物也离不开人，人才是社会的主体。特别是50年代初期的那些岁月里，全国群情振奋，力图要加速建设我们多灾多难的祖国，拍摄人物活动，正是新闻摄影工作者的首要使命。如果说，我当时不拍那么一堆没有生命的化肥，而是等着农民们来供销社买化肥、运化肥，岂不是活了？！不拍人，照片里没有主体，就没有生命了。

也许，在拍摄那些建设中的厂房、钢铁厂的场面时见不到什么人，与那一堆堆化肥类似。但，这种“类似”又不完全类似。那些画面上还是可以见到一些星星点点的人的，即使看得不是很清楚，那些经过人们劳动建设起来的物体，给人的感觉还是有生气、也很宏伟的。

人，人的创造，永远是摄影记者所要瞄准的目标。

再者，或者说第二位，是什么？是要善于用照相机表现人，表现人的创造，即善于形象表现，不是形象表现力强的摄影作品，是不能真实地再现生活现实的！

我在当摄影记者之前，搞过一点文字报道。脑子里常思考的，是文章的组织、写作，对事件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看得较重，至于形象，是考虑不多的。——这是一大缺陷，它对于现代摄影记者，是一个致命点，即使对文字记者，也应算是一个弱项——同样，他们也需要形象思维，写出形象的新闻。

作为摄影记者同文字记者的最大区别，是时刻注视形象思维，研究如何形象表现眼前的事物。对于一条文字消息，化肥运到供销社的事实、数字是重要的；对于图片新闻，仅仅如此则远远不够了，它需要给人以形象的感觉，把人作用于化肥的动作表现在平面上，照片下端的说明文，只是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那种画

面上没有人、靠文字来说明它的价值的照片，就称不起是图片新闻，只能说是一堆物体而已。

过不了形象关的摄影记者，是不算也不可能成为优秀的摄影记者的。

其三，要培养自己的兴趣，在我们的周围，有不乏善于形象思维之天才，他们善于表现，照片拍得漂亮。而另一些同行，虽有志于摄影事业，对表现之要领始终把握不到，几十年过去，仍长进不大，可能是性格不善于此道。

我赞成有天才之说，但我又认为，即使是有天才者，也必需勤奋，不勤奋，则不可能达到自由之王国。摄影记者，作为社会观察家，他不仅仅要懂得美学、光学，对社会、人，需要有更深的探索，才会在自己的实践中得心应手，找到适当的方式，拍摄出使人联想、给人以启迪的画面来。

要是早点儿了解这些，大概就不致于拍出那些只见化肥、不见人物的照片了！

学“摆”，歪路的开始

什么是新闻照片？说实在话，从我的老师那儿并没有得到十分明确的概念，尽管在我的笔记上也记下长串的概念式的语言。

五十年代初，有一张照片曾风靡全国，它的题名是：“《我们热爱和平》”。画面上是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每人怀抱一只和平鸽。作者是阙文。大、小城镇，几乎处处可见。

第一印象是重要的。

那时，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摄影记者们，都认为它是一张好照片，它“美”。但是，它是不是我们拍照时应该效仿的模式呢？有的说是，有的说非，有的说它是照片，有的说它是剪接。是是非非，沸沸扬扬。我赞成“是”，因为它“美”得叫人喜欢、爱看，从那两个天真无邪的小天使的眼睛里得到些什么？

凭着我们对《我们热爱和平》的第一印象，进入工作岗位之后也学着干，就是学“摆”，觉得“摆”是一门学问，以为谁会摆，谁的照片就会得到编辑同志的青睐。刹那间，我们面前的工人、农民，都成了“模特儿”，一会叫人家向东，一会又叫人家向西，我自己这么干，我的同行也这么干，有时摆得不如人家，只恨自己“艺术修养”差，摆不出来。我的同行拍到了：东北大工厂的老劳模手指烟卤笑哈哈；华北的农业模范抱着一捆麦穗面对记者乐呵